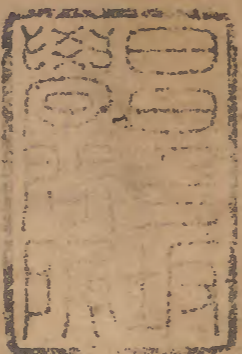


經國雄畧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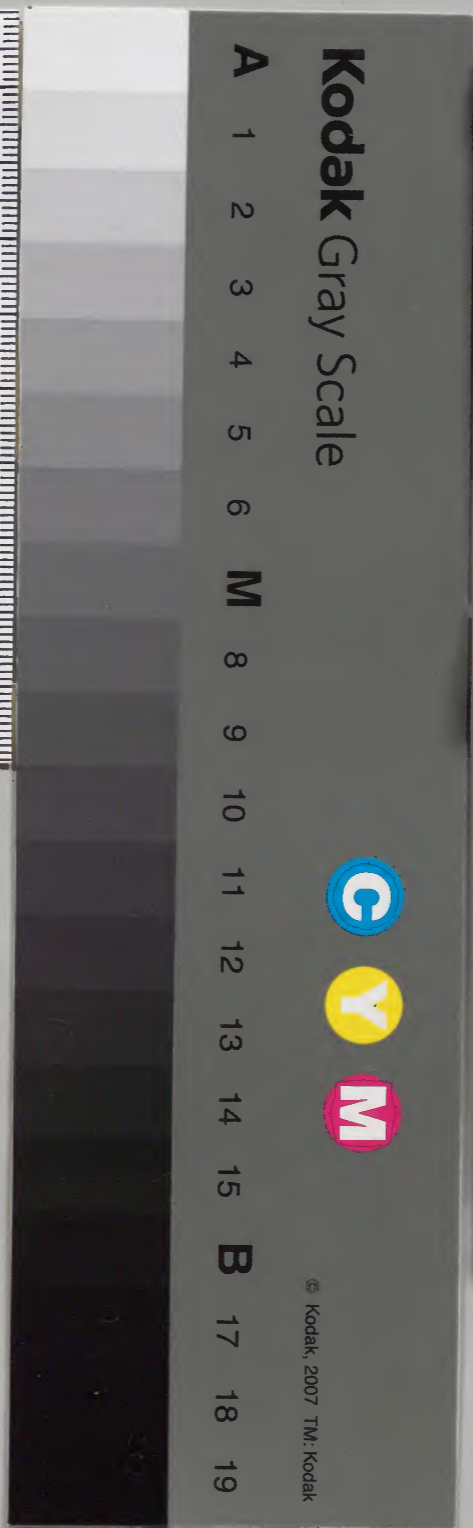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五五八	
類	號	函	架
二〇	一七	二一	一〇
冊	架	函	架

庫文閣內		漢書	
九	九	五	八
函	架	冊	架
二〇	一七	二一	一〇
冊	架	函	架

河防攷一之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58
冊數	20	(7)
函號	299	252





河防攷經國雄略卷之一

淺草文庫

清漳 鄭崑貞十師

南安伯鄭芝龍飛虹 全鑒定

武榮 鄭鴻逵羽公

柘浦 徐 廣廣居 參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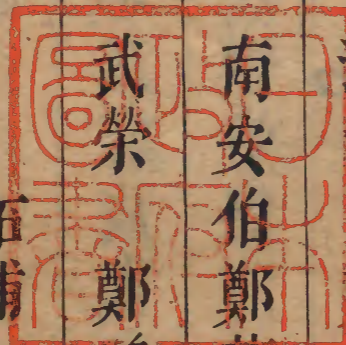
溫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河防攷

今天下之最可患者莫如河。河之最可患者尤莫

河防攷

河防



如徐淮之間。往者莫決。劉獸醫銅瓦箱諸處。河南
十餘州縣被其災。于是

天子爲罷當事諸臣。特遣行河使者。計畫利便。顧此
未足以當

國家大患。且有成畫矣。乃者徐楊間。自河臣建新
堤以後。幾十年無河患。然以黃淮合流數千里。洎
湧淵漚之水。束之一堤。今河流日淤。河身日高。計
堤高于地丈餘。夏秋水漲。幾與堤並。是水顧行地

上。堤不足恃。而潰溢且必至矣。設黃水直搗運河
而潰通灣天妃諸閘。則虞在漕河爲河激。縮而灌
鳳泗溢犯無已。則虞在陵寢。自清河出海。四折之
地。排山振薄。撼城而出。一決則虞在全淮民命。此
三患者。亦至博而難爲計矣。

治河

按一統志。黃河古道在大名府開州治南。經
東昌館陶縣西南五十里。至滄州南皮縣。景
州吳橋縣。河間寧津縣。入海。年來川防失策。
小水得入陂障。卑下可以汗澤。河決不順。開

河防 一 卷 二 觀

而復淤。屢屋當事者之憂。將如何使功一立。河安民安。千載無患之長策乎。是河防之最。多商確者也。

自漢以來。治河未有定策。其在文武間。則務塞。如塞酸棗。塞宣房是也。其在哀成間。則議不塞。如賈讓所謂徙民當水衝者。不與河爭地。李尋解光所謂因其自決以觀水勢。聽河欲居之者是也。後之言治河者。大槩不出此二端。而在今日尤有難者。河自汴而南。則鳳陽淮泗之間。祖陵及王墳在焉。王氣所鍾。天

下之根本也。東則會通河在焉。漕江南數百萬之粟。集百頃以充京師。天下之咽喉也。皆國家所甚繫者。河不東。則漕不通。而河之勢。非會通所能當也。故方欲引而東。又防其有決會通之患。及其障而南。又防其為陵寢之患。自古治河兩難。未有為今日之甚者。羣書備考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維納。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

河防 一 卷 三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夏書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旣遣平章政事見名。御史中丞李禮部尚書秦不花。沈兩珪。有邸。及白馬以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績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爲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國爲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蕃朶甘思西鄙。方七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

譯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匯爲阿刺腦兒二澤。又東流爲赤濱河。而赤里出之水。繇西合忽瀾之水。從南會也。里水之水。復至自東南。于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岐爲九派。曰也孫幹倫。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寢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刺。又曰騰乞里塔。譯曰。昆崙也。自九河東行。可三千里。乃昆崙之南。又東流過濶。卽

潤提二地。至哈刺別里赤與納隣哈刺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昆崙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必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維汭。至于大伾。大伾而下。醜為二渠。北載之高地。過洛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趨碣石。入于渤海。然自

禹之後。無患水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治河議

周定王時。河徙砮磔。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今開封延津縣是東潰金堤。孝武時決

瓠子。在大名府界東南鉅野。通於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

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導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迹。其後又疏屯氏諸河。今衛復播為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乃成帝時。屯氏

河防 卷一 五 觀

河塞。又決于館陶。今東昌府館陶縣及東羣金堤。泛濫交豫。

繇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睹已。

自漢至唐。河決不嘗。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又南決。

南渡之後。遂繇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

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

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輸曹鄆

地幾十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為尤甚。莫若浚

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于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

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皇

明通紀

今徐房之間。河既橫決。或者徒見天變方甚。以為其

道必不可復。不若任其所決。而別徙道以屬之于邳。

獨不知河之入徐。束之以徐呂之洪。而當兩淮之險。

此天之設奇。以濟漕而制河者也。尚不能制。而至于

決。况去崇山之險。無兩洪之束。而循漫流以通河勢。

之必不可者也。故議者專意于新安。以為新安淤而

河防 卷一 河防 六 觀

河防疏 一
徐房決今開淤以容水而塞其決以制橫流則故道
宜復然亦不知徐房者受上流之輸而建瓴于新安
者也今不急治其上流而欲開數十里之淤以當橫
潰無涯之水則塞者必復決而開者必復淤此亦勢
之所不可也

明興九河之迹既遠然其始自汴而出者河猶有六
其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于淮出滎澤者至壽入淮
出祥符者至懷遠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

州者至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
沛之南者飛雲橋入漕出徐沛之中鏡山之北者溜
溝入漕始猶有禹分之遺意及其後或塞或微或并
爲二或合爲一而河之道愈寡其力愈專則其決固
宜嘗觀洪武間決魚臺塞正統間決沙灣大洪之口
沙灣塞而弘治間決金龍口又決張秋當是時沙灣
之功成乃作九堰八閘開渠二十里而猶不免于決
及張秋之功成乃浚賈會河孫家渡諸口其法尤備

然其後又決曹單及正德間曹單塞又決豐沛及嘉
靖初豐沛塞又復決魚臺及魚臺決乃濬趙皮寨而
數年復決夏邑遂徙而入渦奔亳泗而趙皮寨又塞
復數年諸河之入漕者皆不來清濟間流幾絕而入
渦者溢于泗震驚陵寢于是諸臣皆惶恐待罪開孫
繼口而渦河塞漕復得通及孫繼口入徐又有今日
徐房之決始孫繼口之役諸臣之受切責懼無以報
命也故盡截野雞岡之水以入新口又捲埽築壩橫

亘而逼之不容入渦所以爲漕計而護陵寢者非
不甚重然河之正派皆歸孫繼而以全力入徐矣是
河之所以暴決者以其專而不分故也愚嘗問長老
皆言今諸河已塞惟孫家渡與孫繼口而孫家渡廣
不能數丈不足以分孫繼獨趙皮寨廣加倍河之正
派也今誠急濬趙皮寨導河之四以入淮而其六之
餘孫繼以入徐者開別支以殺其勢又于孫家渡諸
口按河脉而時疏之彼其力既分則可以漸制既不

至為陵寢患而漕亦宜通故言當先治上流者此一計也然禹導九河自碣石北放于海及隋鑿汴始南通于淮則淮者非受河之正也

奏議選

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嘗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此其嘗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欲復其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

謂故道者水既淤澱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決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少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人於橫壠大決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繇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流

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歐陽修諫開六塔河疏

略

河曰九河。九者。究也。物窮則變。此禹之治水。所以河流之無嘗。而不可使人力之道也。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無變也。或東而北。或北而東。亦豈可以人力制哉。為今

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之不至於大段漫流。若恐比流。淤澱塘泊。亦只宜因塘泊之岸。增設隄防。乃為長策。任伯雨論黃河奏略

黃水直搗運河。而潰通滂天妃諸閘。則虞在漕。淮為河激。漸而灌鳳泗。溢犯無已。則虞在陵寢。自清河出海。四折之地。排山振薄。撼城而出。一決則虞在全淮。民命。此三患者。亦至博而難為計矣。大抵先後言治河者。無過四策。曰開支河。濬海口。築遙堤。勤埽捲而

已。夫河身未甚高。分支河以殺其勢。可也。今河淤且與岸等。令益分益引。不將奪正道而益甚其淤乎。海口之下流既濬。宜可以疏上流。然往者河臣建堤。自東安至雲梯。期於衝刷海口。今上流高壅。乃逾昔也。此其故。豈在海口乎。舊以縷堤束水。慮勢急橫溢。曩者新堤已遠。不復與水爭地矣。且有齧擊之患。卽欲議遠堤。將何底止乎。埽捲之說。可施于事。勢未極之時。今河患在旦夕。卽歲埽且不勝其淤也。能以力爭

而令其安流乎。夫水行地中者也。今且行地上矣。行地上。勢必不能久積。曷若引之故道。而藉其安流之利也。古今治水者。必曰就下。此非迂說也。今故道自漁溝。鉄線一帶。地窪下。計水勢所利。莫便於此。國初陳平江。始開會通。此實正河。今自桃源二叉。鎮起。至瓦子灘。約九十里。其河形尚存者。二十里。茲循其舊而復之。莫便於此。而或者以爲道遠。費鉅。夫故道不復。則費少。而終貽其害。復故道。則費多。而必獲其利。

况利獲則費可支。害貽而費尚無窮。此兩策者固相去遠也。要之故道復而時修。彼所謂四策者。則三患可以無虞。故道復而無以善其後。則利害猶未可知也。顧在今日之計。誠未有長于此者。董思白防河議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

猶見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所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

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令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任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任十餘歲。太守以賦居民。今有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多居其間。從黎西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定。河從

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江。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何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夾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郡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

辟伊闕。拆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河治之費。以業所隳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河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

漢書賈讓治

河議

若迺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

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堤。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流十三日。隄潰三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

河防五 一 卷 觀社
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繇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十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妥。冀州渠首盡當邛。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殷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漑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

三害。民嘗罷于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漑。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漑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廼繕完。故隄增卑。培

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漢書

張元禎曰。聞今黃河以北。多存黃流舊身。但上下漚沒已久。若因其舊身。開為數支。以達平原。及直沽等處。一可以殺直奔安平之勢。一可以資灌溉。如此將不惟運河無恙。而北方旱溢之災。可嘗免。皇明通紀

按周用嘗言河之不安其流。繇于阡陌之壞。溝洫之不修。斯言誠為確論。蓋古之溝洫。即後世之渠。今江南之地。水患鮮者。以渠多而水勢分也。誠為河南山

東地面。定其疆里。先因通流。畫為大渠。多者五六。少者三四次。因頃畝。畫為中渠。為小渠。大略三年之中。首年疏大渠。會於諸河。次年疏中渠。達于大渠。又次年疏小渠。達於中渠。其淺深廣狹。各因水勢。其縱橫曲直。各因地勢。中間卑窪特甚。不通轉輸去處。量疏為塘。塹出于溝洫之間。水澇則趨平。旱乾則節蓄。經畫既定。豈止可以平河患。抑亦可以興民利。而漕運可省。東南民力可舒矣。羣書備考

鄭十師先生評

河之衝潰而莫禁者。水之未有所歸也。河之未有所歸者。下流溢而無受也。今欲疏其下流以竟其歸。必更新一番動費。是故惜財之說。又非所以施于遇變不得已之時也。夫古來治河之不得其道者。無甚於宋熙寧之閉北流。而王安石主之。夫安石以其治河者治天下。故潰決而不可收。河流仍北。宋室已南矣。惜夫。

西北水利

水之利溥矣。西北皆可行。獨先于京東者何。居曰。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股肱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其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利水猶易易也。予所屬二三解事者。蓋遍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掌也。爲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即可修舉以兆其端者。

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峪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舖及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淀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舖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下至蕪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又三里橋

湧泉流出灤河又蠶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又營東五泉湧湧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青庄塢導河可田後湖庄疏河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屯草

之地屬于官。官爲闢其蕪而收其利不難也。至于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爲助其力。至連阡以棄鞠爲茂草乎。至于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枯闕。黑畦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萑葦彌懋。而係名于勢族。然葦之利微。卽勢族亦無厚入于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于葦。卽捐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無

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境。欲舉其議而行之。茲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蓋先之京東。數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于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

河防疏 卷一 十一
勸社
客曰。南北均利水矣。而北之視南。亦有難易乎。余曰。北易。客廼咤曰。子固好奇甚。言北之利于水耳。烏得而稱易也。曰。客何異。余言哉。南方之民。披蓑而耕。抱濕而穫。蓋恆與雨相值也。長夏苗將立稿。則訟風伯而祝雨師。盼盼焉。以一沾濡爲快。西北之水。多于長夏耕穫之時。少雨。其易於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而水夷。稍一疏引。水卽爲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水于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槔之聲徹于郊。

原竭。入力以資灌溉。苦且難。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剛深尺許。遂深三尺。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二仞而已。末有如東南轉水之深者。至于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交流等地而平。其于西尤爲易易也。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于東南也。遼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馬援引洮水。種稻秔。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

時溝洫遍于列國。水之爲利也宏。魏秦各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興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如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卽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而已。晉室旣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

所劫好。蘇國。卷之二。絲

可坐而好也。

鞞安令。火卦而責。火之興。宜於燕。

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殿最係焉。
可坐而致也。

河防攷經國雄略卷之一終

河防攷經國雄略卷之二

溫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楊光琦璞玄 參閱

河防攷

河源

愚禹本紀言河源出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晉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闡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此河源之定論也。元草廬吳氏澄曰。天下山脉起于崑崙。山脉之所起。卽水源之所發也。中國漢發于

河防攷

二 河源

見

嶓冢江發于岷山以西惟河發于崑崙山脈
初起之處國朝王鏊亦謂山與水同原山
發于崑崙則水發于崑
崙無疑也爰攷之于左

漢使張騫持節西域訪河源以為二水發蔥嶺趨于
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所吐
蕃訪河源得之悶磨黎山世之論河源者率皆本此
莫知其非也至元始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
求之越四月而得其說如圖所載還具以聞其弟澗
澗出授其說翰林學士潘昂霄撰為記而臨川朱思

本於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譯之與潘
互有小異俱載元史黃河本東北流歷西蕃至蘭州
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虜境凡二
千五百餘里始轉河東又南流至蒲州凡一千八百
餘里通計屈曲九千餘里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萬
里外蓋為吐蕃遮隔不得假道故也世之受藏於外
舍近求遠者何以異此朱思本姓名因河源記始傳
其為圖與所記山水道里不少差別特存之以代輜

黄河圖攷





黃河圖



河陽

二卷

三冊

觀社

河防攷 二卷 五 觀社



軒之對或言天下之山皆原於崑崙今觀之河防攷
 裔牒所載河四大折初一折繇積石而至湟中則鄯
 闌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
 里河西北岸即為涼沙甘肅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北
 流千里而逕至九原豐州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
 正柱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為榆林境舊抵大
 河而河徙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東北西皆抵
 大河也自北而往直至潼關皆南河矣此又一折也

河防攷 二卷 河源 六 觀社

近河全入淮。一自蘭陽東南流，繇杞縣睢州寧陵歸德符離橋宿遷清河口入。乃嘉靖七年所開。今盛流矣。一自寧陵南入渦口，經亳州蒙城懷遠荆山口入。一自儀封北折，經黃陵崗蔡家口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清河縣入。此河之三道也。嗟乎！今黃河古黃河也。自陝西西寧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汭漆沮汾沁及伊纏澗諸名川之水，與每歲六七月霖潦，古今無異也。何大禹能安之於東北，故道歷久

不變，而後世謀臣智士殫力運精而不能保數十年也。蓋禹道河自積石龍門華陰底柱孟津雒汭大邳而下，滙爲二渠，北至大陸，播爲九河，趨碣石入渤海。流道旣廣，其勢自平，且阡陌未開，溝洫具在，中原地皆受水之地，人皆治水之人，河亦自爾安流。今故道失，溝洫壞，河自潼關上，距宿海七八千里，建甌而下，又挾六七月之淫潦，與汾沁伊雒之水，僅以開封大名魚臺徐沛數郡委之，而盡滙於淮，且諸郡瀰漫平

曠無高山石嶺。可阻無洞庭彭蠡。可蓄任性。猛悍震蕩。故其所也。宋臣曰。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故道。難復。當隨所向。備之。廣開河身。以其大容。多濬支流。以殺其勢。河南山東。漸開溝洫。兼以持之。至於必成。庶有瘳乎。賈讓曰。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於河入海。此爲上策。宋濂曰。數千里湍悍之河。一淮難疏其怒。分其半。使之北流。則勢殺而患平。賈宋言符。又禹故道。鑿鑿可行。

按黃河在吐蕃。朶甘思宣慰司。西鄙水從地湧出。百餘泓。方七八十里。履高瞰之。燦若星列。故名爲星宿海。番名火敦腦兒。東北流百餘里。滙爲二大澤。番名阿腦兒。又東流名赤賓河。又合忽蘭河也。里出河等水。始爲黃河水。尚清。又東北分爲九派。數百餘里。復合流爲一水。始渾濁。經流于崑崙山。又東北至陝西蘭州。始入中國。又東北經沙漠地。折而南流。入山西境。凡九千餘里耳。此爲黃河源也。昔漢張騫乃謂河

源發葱嶺趨于閩滙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亘山
豈爲吐蕃所隔不得假道故設爲此言與至崑崙山
在朶甘衛東北番名亦且麻不刺山勢極高峻冰雪
至夏不消仰亘五百餘里洪武八年番族川藏等叛
命衛國鄧愈黔國大兵討之師分三道進覆其巢窮
追至崑崙山俘其餘孽以歸云

河之爲患從古爲然河流浩瀚汪洋靡所涯幅上薄
星辰下穿地乳發脉崑崙承淵懷引九折而入中原
蓋六千七百里而遙自高而下勢若建瓴道雍而涇
渭諸水合道冀而汾潞諸水合道豫而伊維諸水合
合於淮而入海其流愈遠其合愈多加以夏秋滂潦
其合愈多其流益迅而不可制故其所經必齒擊而
潰漲積而塞勢使然也自砥柱而上山麓相聯岸石
峭立大可盤束不能爲患自砥柱而下地平土疏易
以衝決故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是二瀆而爲一患
况汴低下欲借爲救豈知其爲害烈哉役徒相望接

鍾駢首於水濱，可謂駢胝弗違矣。奈何玄圭雖錫，而人乏神禹之功。聽馮夷鏗鎔，匪茲一日。雖蚤憂蠹計，然其黷腹之所能忌，映源源委委，載在山經水譜，寧如鴻濛未判，涿洞方割，盡淪於霄霏之野哉。

九河

九河者何？曰徒駭。在滄州清池南。地志云：卽滹沱河也。曰太史。曰馬頰。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卽駕馬河也。曰覆鬴。在德州安德。曰胡蘇。在滄州之饒安臨津無隸三縣是也。曰簡潔。在臨津。曰鈎盤。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曰鬲津。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其一則河之經流也。

漢王橫有云：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酈道水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

河者下也。隨地下流而通也。說文

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援神契

河源出崑崙之墟。崑崙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去嵩山五萬里。清河白河黑河赤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角。屈向東南。流為中國河。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發源及入中國。大率常望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為兩原。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葦海。復潛行地下。南至積石山。西南流。又

東迴入塞。過墩墪。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

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

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都河東郡西。而出

龍門。汾水從東于此入河。河東即龍門所在。呂覽云。龍門未開。河出孟門東。大溢。是謂洪水。禹鑿龍

門始南流。至華陰潼關與渭水合。東迴過砥柱。砥柱山名。河水分流

包山而過山。及雒陽。孟律所在。至鞏縣與雒水合。成臯與

濟水合。濟水出河北。至王屋山。又東北流過武德與

沁水合。至黎陽信都。即今冀州絳水所在。一曰漬水。一曰漳水。鉅鹿之北。

河方攷

九河

見上

遂分爲九河。又合爲一河而入於海。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

行載舟，泥行跼橇。

音敲

山行卽橋。

通鑑作樅

以別九州，隨山

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狀河蓄衍溢。

害中國也尤甚，惟是爲務，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

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於大伾，於是禹以

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

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洺水，至於大陸，播爲

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渤海。九川旣疏，九澤旣灑，諸夏

又安，功施於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

溝，以通宋、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

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

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淄、濟之間，于蜀蜀守冰鑿

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

有餘則用漑，浸百姓饗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

益，用漑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河渠書

徒駭者。禹䟽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太史禹大使
徒衆。通其九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
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也。胡蘇。
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蘭。大也。河水深
而大也。潔。言河水多止石。治之苦潔也。鈎盤。
言河水曲如鈎。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
爲津也。爾雅疏

水之發自崑崙者。其源最也。惟中國之河爲狀。漢之
發源於岷山。以鹵視他水。非極於山脈初起之處。則
不得與河源並也。故天下有源之水。河爲第一。古人
祭川。先河後海。重其源也。山海經

黃河自昔爲中國患。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
有泉百泓。會而爲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
出復瀦。曰哈刺海。東出曰赤賓河。東北流爲九渡河。
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水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合
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崑崙之南。折而

東注復繞崑崙之北至積石經河州過臨洮合湟河
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
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
關東出三門集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
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礮以防閑之旁
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二千里恒
被其害

宋史河渠志

河防攷經國雄略卷之二

河防攷經國雄略卷之三

楊應熠衍甫 參閱

溫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河防攷

漕運

施爾奮曰言治河者云前代只除其害今則
兼收其利蓋言漕也唐咸陽令請疏秦漢故
漕興成堰以罷輓車之勞宰相李固以為非
時文宗曰苟利于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議
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關中賴其利
此漕運之有裨於國家不可不亟講矣

河防攷

三卷

漕運

見此

河防疏 三卷 卷一

禹貢冀州為帝都東西南三百距河他州貢賦皆以

達河為止 所謂達于河者 春秋戰國之世始起議漕

即達于京師也 秦人兼并天下飛芻輓粟于琅琊負海之郡以貯北

河之倉而漕法始漸加詳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

末矣

漢漕田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其後

經費漸廣于是有引渭穿渠置六輔渠以便漕者矣

隋文帝以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于蒲陝等十

三州募運米丁又各置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

之粟以給京師 古今治平略

隋制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塲收

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

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

置而或發或留也

唐御東南之粟以贍國用歲亦不過二十萬石其後

徵發日繁于是有水次置倉節級轉運以便輸者矣

漕運

見

代宗時劉晏掌漕事故時陸運斗米費錢十九晏命
 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
 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
 船之運積涓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一十萬石
 無升斗溺者

宋之漕運分爲四路東南之粟自淮以入陝西之粟
 自三門白渡而入陳蔡東京之粟自惠民廣濟二河
 以入供給京師此漢唐宋之大較也迨我 成祖定

都幽燕萬國朝宗四夷畢獻漕入之路獨因元人蓋
 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其地不同故爾

宋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積貯爲本故置

轉搬倉於真

今儀

楚

今淮

泗

今泗

三州

以發運

官董

之江南之船輪米至三倉卸納卽載官鹽以歸舟還

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詣轉搬倉漕米輸京師三倉有
 數年之儲臣按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于轉搬之
 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

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良法歟。竊以宋人都汴，漕運比漢爲便。易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我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運，惟我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于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畚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宋人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腫

之停留，舳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滷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爲將領之科率，上倉爲官攢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暇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運糧士卒，其勞苦萬狀，有如此者，伏乞推行宋人轉船載鹽之法。于今日少寬士卒之一分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矣。况其所賜非止一分哉。

海運攷

嘗攷之元史，其建國之始，江南糧餉，或自浙西涉江入淮，逆流至中藥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京師。或

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至元十九年始置海運
 二十六年乃鑿渠起安山西南繇壽張西北至臨清
 引汶絕濟直屬漳名曰通會河蓋汶水自古東北入
 海而以智力導引使南渡淮泗北通白衛則自元人
 始也是時汶渠雖開而海運如故

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沂淮險惡乃尋宋

劉璠議開沙河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振以避淮水之

險喬惟嶽繼自楚州至淮陰所開故道于是開清江

浦五十餘里置四牖以通漕又于沿江一帶增堰以

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泉以備乾涸至今今日運

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有二則高陞湖堤

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險地也地有定形人可

以用其力湖堤之險天也天無嘗變雖若非人力可

為然人力勝天亦有此理惟今高郵之湖南起杭家

嘴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為淮南節度

使始于湖之東直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在

宋時又有斗門水牐。

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甃以磚。永樂十九年，加以磚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水椿，寔以磚土以備風浪。舟楫往來，方其天色晴霽，風恬浪靜，如行鏡中。一遇西風驟起，波濤洶湧，人物淪亡，不可勝計。建議者往往欲于舊堤之外，湖泊之旁，別爲長堤，一帶約去舊堤一二十丈，下覆鉄釜，以定其基，旁樹木椿，以固其勢，就浚其中之土，以實之用，磚包砌，一如舊堤，其

中舊有減水牐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橋洞，引湖水于內，以行舟楫。仍于外隄造減水牐，以節水勢。如此，則人力足以勝天，省官物之失，而免人物之淪亡，爲利亦不小矣。

永樂以來，始用守臣之議，大濬通會，以便糧運。于是淮南一帶萬里通津，尺寸之水盡爲國家有矣。頃者徐呂二洪，河流斷絕，自淮以北，不可以舟歲漕重事，急如救焚，是可不爲之重慮乎。今之漕渠，北自海口

南至淮河二十餘里其間不過汶泗諸流而已必賴
黃河之水自西入之而後漕運流通水利深廣故自
黃河南徙國家之福運道之利也丘文莊亦曰江南
貢賦之來必繇博濟之境則河必不可使之東行一
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且移
之國矣蓋言運道之利必資于河也然河勢播遷靡
有定向今已自趙皮寨南向亳泗不復經流于徐又
汶泉遇旱則微南旺以淤而狹此漕之害也爲今之

計法在疏築而已河有故道徒有决口獨不可因其
舊而爲之乎其或河流亢悍不可復回則計出于引
沁矣沁之源出自綿山向嘗合流于徐而頃爲黃河
所併要惟自武涉而上導濟源引沁歷漕州繇舊分
水處出永通閘以達于二洪可也

晉謝玄之樹柵立埭擁二岍之流以利漕宋人之開
脩月河上下置堰增閘以時開閉此又計之不得已
者也蓋嘗論之古之治河也易今之治河也難古之

責效于水者小，今之責效于水者大，何也？姑以唐事論之。唐之漕運，大率三節，而諸人議論之多，一惟以江淮爲重。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于道，及韓滉運米，歲至而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辨于此，如此其急，則今日國家漕運，遠及三吳、湘、浙諸郡，歲至四百餘萬石，亦猶唐之江淮也。而數實倍之，一或不繼，大可憂者至矣。其在水也，勢不得以不爭也，是治河之難也。雖然，治河非難也，治

河之官爲難也。自水利失其官，故天下不喻于水，而失其水性以憂國家，惟建官總理，不使數易，責之課最，又使水工之徒，佐知其利害，如古秦漢之法，于諸河察其趨焉，于諸泉緝其入焉，于群所謹其防焉，於工若料制其節焉，凡可以濟漕者，先爲之防，曲爲之備，則患至而能救，無甚敗害也。此慮患之本也。先儒存言曰：今日之慮水莫若虞官，其斯之謂乎。

明瞿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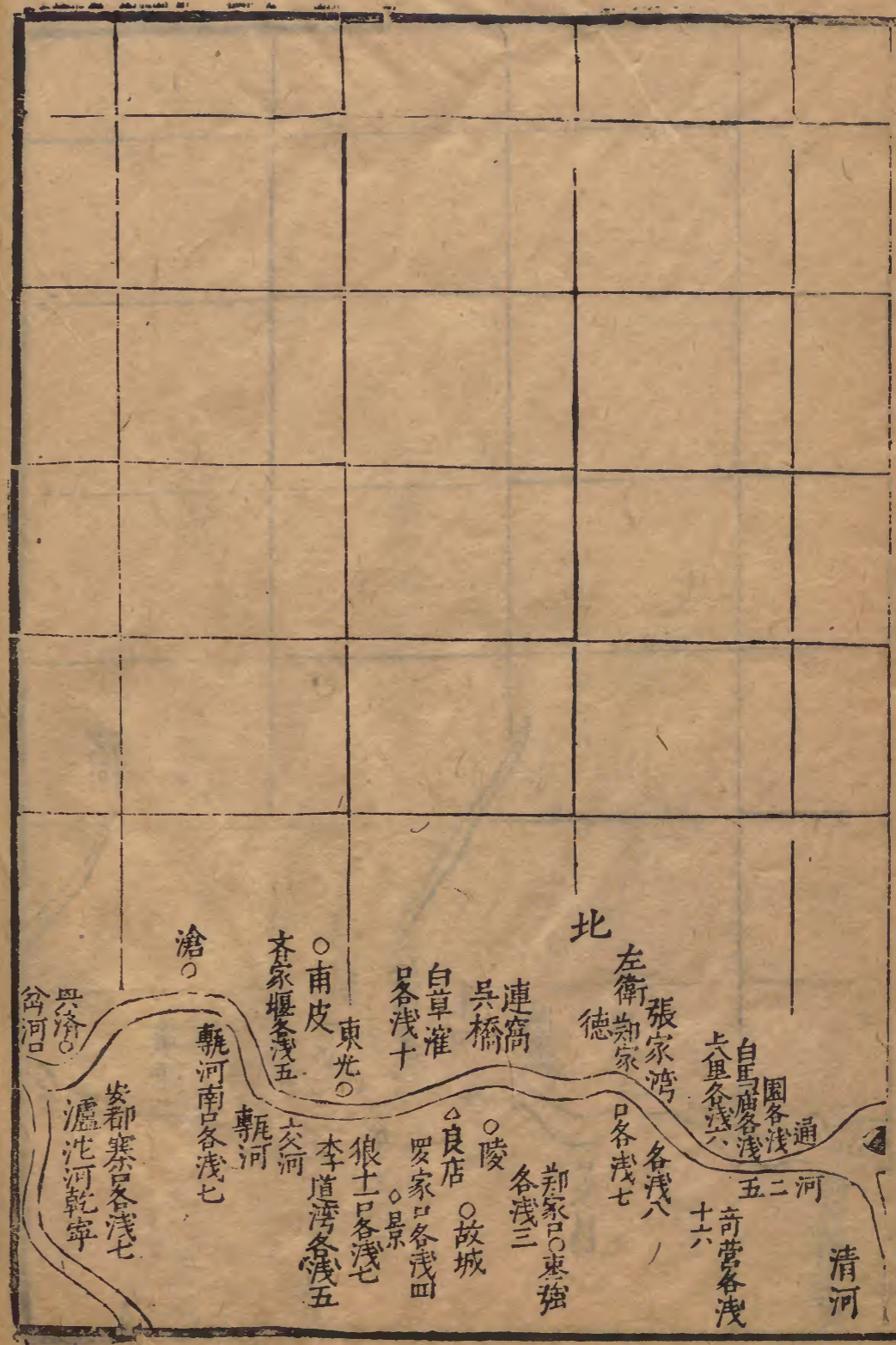
濟河漕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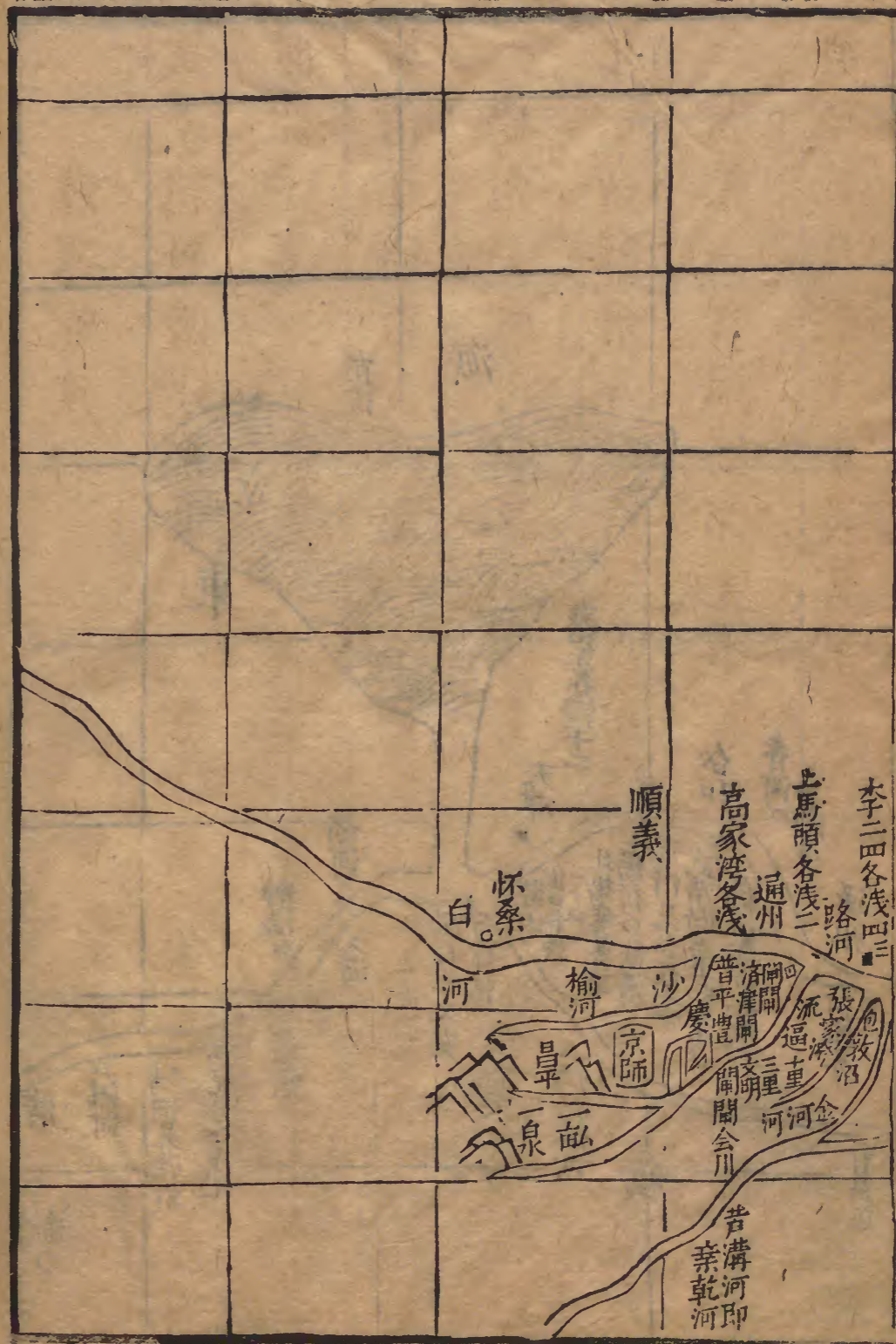
河防文

三卷

漕運

見





漕運圖攷

欽差總督漕運都御史一駐淮安景泰二年設理刑
 刑部主事一駐淮安天順二年設船廠工部主事一
 駐清江浦監倉戶部主事四淮上一臨清州一徐州
 一德州一管河工部郎中二一安平鎮分理寧濟以
 北一高郵州分理濟寧以南管洪工部主事二徐州
 一呂梁一管關工部主事二一駐沛縣沽頭關一駐
 濟寧成化二十年設管泉工部主事一駐寧陽清江

提舉一在清江浦衛河提舉一在臨清

欽差僉運糧儲兼鎮守地方總兵官一運糧把總官

七指揮一百零二千百戶七百七十七鎮撫六

欽差協同漕運叅將一俱駐淮安旗軍一十二萬一

千七百一十一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運糧四百

萬八千九百九十八石九斗九升二合

南京總一

把總官二衛三十四指揮二十五千百戶一
百四十二旗軍一萬八千零八清江廠造船

一千七百五十九運糧五十五萬一
千八百八十一石六斗一升六合

錦衣衛運糧一萬四百六十九石三斗八升

府軍衛運糧五千九百九十一石一斗六升

金吾後運糧五千三十五石一斗二升

豹韜左運糧六萬二千三百八十六石四斗六升

驍騎右運糧一萬一千一十二石一升

府軍右運糧三千一百三十一石一斗

神策衛運糧四千一百四十四石七斗七升

河防攷 三卷 三

虎賁左運糧七千一百八十四石二斗六升。

留守左運糧五千八百九十四石七斗八升。

鷹揚衛運糧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二石五斗四升。

鎮南衛運糧一萬四千四百二十九石九斗四升。

留守中運糧四千九百一十二石三斗二升。

龍江右運糧四萬五千六百五十三石八斗七升。

廣洋衛運糧三萬六千一百九十七石六斗五升。

江陰衛運糧二萬四千四百八石九升。

羽林右運糧一萬九百九十一石三斗一升。

龍虎衛運糧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一石。

南京總二

旗手衛運糧六千八百一十五石八斗四升。

橫海衛運糧一萬四千三百一十五石九斗八升。

武德衛運糧一萬一千二十二石一升。

留守右運糧一萬三千二百一石八斗六升。

金吾前運糧四千五百七十四石五斗九升八合。

河防攷

三卷 漕運

十四 規

瀋陽右運糧二千四百二十五石四斗五升八合。

府軍後運糧四千五百四十三石八斗九升。

豹韜衛運糧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一石六斗七升。

虎賁右運糧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四石一斗八升。

水軍右運糧二萬三千六百七十一石二斗四升。

應天衛運糧七千石五升六合。

水軍左運糧五萬一千九百四十七石七斗八升。

龍虎左運糧四萬四千一百八十石一斗七升。

興武衛運糧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一石六斗七升。

羽林左運糧二千七百一石七斗七升。

龍江左運糧三萬一千九百三十一石八升。

府軍左運糧五千九百八十六石八斗九升。

湖廣總

把總官一衛所一十三。指揮一十一。千百戶八十七。旗軍一萬七千零四。武昌廠造船一千一百一十二。運糧三十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四石二斗八合。

武昌衛運糧三萬六千四百七十三石九斗七升。

漢陽府 三先 五 舊

武昌左運糧三萬四千五百二十四石八斗三升。

蘄州衛運糧四萬三千一百三十六石二斗一升。

黃州衛運糧二萬六千七百七十二石一斗四升。

沔陽衛運糧三萬二千四百二十一石三斗一升。

岳州衛運糧一萬九千二百八十九石四斗五升。

荊州右運糧二萬三千七百六十三石三斗四升。

荊州左運糧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一石七斗五升。

荊州右運糧二萬三千七百六十三石一斗五升。

襄陽衛運糧二萬二千五百九十六石六斗七升。

承天衛。

顯陵衛。

德安所運糧二萬二千三百四十二石三斗。

江西總

把總官一衛一十一。指揮四。千百戶五十八。旗軍九千七百九十四。九江廠造船八百六十六。十六。運糧三十萬六千九百九十五石三斗八升八合。

南昌前運糧三萬七千九百四十七石六斗七升。

河坊文

三卷 漕運

十六 規

袁州衛運糧七萬八百六十石二斗一升。

贛州衛運糧二萬六百九十三石一斗四升。

吉安所運糧三萬四千二百九十四石一斗三升。

安福所運糧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八石九斗二升。

永新所運糧一萬六千九百七十八石一斗。

建昌所運糧一萬七千二百八十五石二斗二升。

撫州所運糧二萬一千三百二石八升。

廣信所運糧一萬六千九百四十七石五斗。

沿山所運糧一萬九千五百二十六石四斗七升。

饒州所運糧一萬四千一百一石七升。

浙江總

把總官一。衛所一十三。指揮八。千戶四十一。百戶七十九。鎮撫四。旗軍二萬一千六百七十。蘇州造船二千三十九。運糧六十六萬五千三百一十一石三斗四升。

杭州前運糧六萬八千四百六十五石四斗六升。

杭州右運糧七萬四千六百五石八斗六升。

紹興衛運糧八萬五千四十四石五斗四升。

寧波衛運糧九萬五千二百一十九石七斗一升。

台州衛運糧八萬八千七百五十九石四斗八升。

溫州衛運糧八萬九千九百五十六石八斗六升。

處州衛運糧六萬二千九百三十九石一斗。

海寧衛運糧一萬五千四百七十三石八斗。

金華所運糧七千八百二十九石一升。

衢州所運糧一萬五千九百六十五石四斗。

嚴州所運糧三萬八百五十五石五斗一升。

湖州所運糧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九石二斗八升。

海寧所運糧一萬四百二十八石六斗八升。

中都總

把總官一。衛所一十二。指揮九。鎮撫二。千百戶八十三。旗軍八千七百一十六。清江廠造船八百八十七。運糧一十六萬七千五百九十八石六斗三升二合。

鳳陽衛運糧二萬九千六百五十八石一斗三升。

鳳陽中運糧三萬八千七百九斗六升。

鳳陽右運糧三萬一千三百一十六石四升。

江防 三卷 六

留守左運糧二萬四千三百五十五石五斗三升

留守中運糧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三石九斗

懷遠衛運糧二萬八千四百六十石七斗五升

長淮衛運糧四萬七千二百八十一石八升

宿州衛運糧一萬七百四十五石七斗

武平衛運糧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五石七斗二升

潁川衛運糧六千一百四十石四斗

洪塘所運糧六千四十八石二斗九升

潁上衛運糧一千五百三十五石一斗

江北總一

把總官一衛所一十八指揮一十五千百戶一百七十六旗軍二萬六千七百零一清江廠造船二千六百八十七運糧八十八萬九千七百七十四石一斗二合

淮安衛運糧六萬八千三百一十一石九斗五升

大河衛運糧一十萬二千七百九十石二斗九升

邳州衛運糧四萬八百六十四石二斗六升

徐州衛運糧七萬七千二百四十六石二斗三升

河防文 三卷 漕運

河陽 三卷 卷一

徐州左運糧四萬一千六百三十一石九斗一升

壽州衛運糧四萬五千九百六十石八斗九升

泗州衛運糧九萬三千三百六十四石七斗八升

歸德衛運糧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九石一斗三升

江北總二

揚州衛運糧四萬七千四百三石八斗八升

通州所運糧一萬七千三百七十七石三斗三升

泰州所運糧一萬四千八百九十石四斗七升

鹽城所運糧一萬四千二百七十六石四斗三升

高郵衛運糧四萬四千八百五十五石六斗二升

興化所運糧一萬二千四百九十五石七斗一升

儀真衛運糧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二石二斗

滁州衛運糧二萬二千七百五十五石一斗八升

廬州衛運糧五萬二千四百五十六石五斗五升

六安衛運糧二萬九千一百六十六石九斗

江南總一

河方 卷一 漕運 見世

上江把總官一。衛所一十一。指揮九千百戶九十九。旗軍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九。安慶等廠造船一千四百二十三。運糧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七十三石七升。

建陽衛。運糧四萬一千四百四十七石七斗。

宣州衛。運糧一萬五千七百八十石八斗一升。

新安衛。運糧三萬五千三百七十七石三斗。

安慶衛。運糧五萬五千七百一十一石二斗。

九江衛。運糧六萬三千六百六十石一斗三升。

水軍左。舊遮洋。運糧一萬五百七十石九斗七升。

龍江左。舊遮洋。運糧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九石六斗。

龍江右。舊遮洋。運糧二萬三千一百四十二石三斗。

廣洋衛。舊遮洋。運糧二萬五百七十石九斗七升。

江陰衛。舊遮洋。運糧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九石六斗。

江南總二

下江把總官一。衛所九。指揮二千百戶一十九。旗軍一千七百六十四。清江等廠造船一百七十七。運糧五萬四千二百二十九石六斗六合。

鎮江衛。運糧七萬三千六百二十三石三斗九升。

蘇州衛運糧五萬九千七十石六斗四升

太倉衛運糧四萬六千九百七十四石六升

鎮海衛運糧五萬六千六百七十五石八斗九升

松江衛運糧一萬五千三百五十一石

嘉興所運糧一萬一千二百八十石八斗

水軍右舊遮洋運糧一萬七千一百四十二石四斗

應天衛舊遮洋運糧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五石四斗八升

橫海衛舊遮洋運糧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七石六斗

山東總

把總官一衛所七指揮七千百戶四十七旗

軍二千七百六十五清江廠造船七百七十

三運糧二十三萬八

千四百一石三升

清臨衛運糧七萬九千五百七十九石五斗八升

平山衛運糧三萬一千八百七石二斗七升

東昌衛運糧二萬三千二百七十一石一斗一升

濟寧衛運糧六萬八千九百五十六石六斗九升

交州護運糧一萬八千四百二十一石二斗

河方收

漕運

三

見

海防 三卷 三十一 勸

東平所運糧八千五百三十五石一斗五升

濮州所運糧七千八百二十九石一升

遮洋總

把總官一。衛一十六。指揮一十二。千百戶四十五。旗軍六千二百名。清江廠造船五百二十五。運糧二十四萬石。

通州左舊北直隸運糧四千八十九石

通州右舊北直隸運糧三千四十三石

神武中舊北直隸運糧二千四百五十九石

定邊衛舊北直隸運糧二千六百一十三石

天津衛舊北直隸運糧四千四百五十八石

天津左舊北直隸運糧三千七百二十石

天津右舊北直隸運糧三千一十三石

德州衛舊北直隸運糧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

德州左舊北直隸運糧一萬五千四百二石

徐州左舊北直隸運糧一萬二千八百九十四石八

斗。

河方文 漕運 見

泗州衛。舊江北。運糧二萬四千六百八十四石四斗。

淮安衛。運糧二萬七千四百二十七石九斗六升。

大河衛。運糧四萬七千一百四十一石八斗二升。

高郵衛。運糧二萬一千四百二十八石一斗。

揚州衛。運糧三萬八千五百五十六石四斗六升。

長淮衛。運糧三萬八千五百五十六石四斗六升四合。

歲運

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于遼東。

永樂六年。海運糧六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石于北

京

永樂十二年。接運海運四十一萬四千八百一十石

于通州。衛河。僱運糧四十五萬二千七百七十六石

于北京。

宣德八年。僱運糧五百餘萬石。通倉收二分。京倉收

一分。

宣德十六年。會通河。僱運淮安等處。嘗盈等倉糧四

河方收

百六十四萬六千五百三十石于北京。

正統二年。僭運糧四百五十萬石。支一百六十九萬八千二百六十五石。

景泰二年。僭運糧四百二十三萬五千石。

景泰七年。僭運糧二百九十三萬九千五百石。支一十一萬六千二十石三斗。兌二百八十二萬三千四百八十石。

天順四年。僭運糧四百三十五萬石。支七十一萬一

千八百石。兌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二百石。

成化八年。僭運糧四百萬石。

弘治二年。僭運糧四百萬石。兌運糧三百三十萬石。支運倉糧七十萬石。

正德六年。僭運糧四百萬石。兌運糧三百三十萬石。

改兌糧六十三萬三千石。支運倉糧六萬七千石。

嘉靖元年。僭運糧四百萬石。兌運糧三百二十萬石。

改兌糧六十二萬九千四百石。支運倉糧七萬六百

石。

漕運末議

王介蕃

國家大事，目前所宜尋究者，非漕務耶。然主河運者，則紕海道，曰風檣浪楫，漂溺叵測，未可也。主海運者，則紕河道，曰黃流為梗，歲費億萬，不可也。然世之受策者，毋亦較利害，計難易，孰少多耳。夫會通既成，海運告罷，民甚便之利也。而洪閘停留，則苦般運，河流衝塞，則苦推移，會通獨無利乎。遮洋初築，民甚苦之害也。而糧無剝損。

可省耗石舟無停次可舒輓卒海運獨無利乎
 韓非子曰法立而有難推其難而事成則立之
 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如此則天
 下皆無難之法皆無害之功彼元世都燕歲省
 邊供而今則百萬仰哺矣朱處中土四面入饋
 而今止東南一綫矣故修河宜急而海運不可
 忽也海運當圖而沁衛不可忘也何也專主漕
 河便矣而潢池弄鎧咽喉為梗能無慮乎專主

海運當矣而溟渤揚氛烟波阻絕獨無虞乎漕
 海竝治沁衛竝通無事則循守故轍有警則增
 置篙夫此阻彼通鳧趨鱗貫

國賦日盈食貨日充以通四塞之要以助軍國之
 盛非籍此歟或謂治漕者當以導泉濬淤治洪
 建閘為上而引河次之治海者多以龍關劉港
 開洋為上而淮安次之此何說也謀奇者諗於
 衆而後定事奇者斷於獨而後成至決若何塞

海陽 三卷 三
淤若何通泉若何導一若何分利若何置則自有司邦計者度之茲何敢贅

漕倉

愚按漕倉不妨多設不必全用水有淺深時有緩急當直達則直達之若久涉歲月奸費互作而委積發運名浮于寔遂至啓釁是漕倉之不得不亟講者此也

漕之法莫善于轉般莫不善于直達稽之於古漢漕關東山東之粟悉從渭而上故河東有糧倉涇倉滎陽有敖倉河南以東置漕舟五百艘則知東方諸郡其粟自遠而置者皆至三河交卸給節而入都矣國家漕運厥倉在京通者則有總督太監戶部尚書

或侍郎。巡倉則有御史。撥糴則有員外郎。監收則有主事。以至倉使攢典。各有人焉。所以統儲天下之粟。以資國用也。在淮徐臨德者。監收。亦有太監。亦有主事。以至倉使攢典。亦各有人焉。所以分儲天下之粟。以待轉運也。及後轉運變爲兌運。又變爲長運。以至今。其間因時便宜爲軍民計者。因周且審。然竟疑于直達也。議者謂轉運則民有往復出納之擾。長運則軍有守淺阻凍之困。利害蓋相當焉。

後魏邸閣之法立。歷代相因。在唐則于水次有集津倉。有維口倉。有含嘉倉。有河陰倉。水通則隨近轉運。否則暫寓以待。以及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河中。操舟便宜。無有傾覆。唐之運于斯爲盛。在宋東京之制度。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曰通濟。曰富國等。凡十倉。則受淮江所運。謂之裏河。曰永濟。曰永富者。受淮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等者。受穎壽等州所運。謂之南河。曰廣

積日廣儲者。則受漕濮所運。謂之北河。又置搬運倉于真楚泗三州。而江南之船。至三倉而止。汴船轉輸京師。故大中祥符間。歲漕至七百萬石。可謂極矣。一行直達。久涉歲月。奸費互作。而委積發運。名浮于實。遂啓胡人之亂。元都幽燕。變爲海運。而白河一帶。接運備至。在河西則有倉十四。通州則有倉十三。河倉則十有七。是皆重于轉般也。

除漕弊

王永吉

皇上視民如傷。一切舊逋悉行蠲豁。至於漕糧。京邊命脉所係。嚴復冬兌之規。挽遲爲速。亦甚大不得已也。倘一石止完一石。災民尚難割肉以供。乃州縣印官。縱各收役。擅用私斗。勒餘米。派使費。如沂州收役富春雷等。臨邑收役李三畏等。濟陽收役許興邦等。每漕米一石。多收五六斗不等。又如樂陵縣收役楊如和等。每漕米一石。

多收至一二石不等。如此橫歛，民何以堪。則皆收役二字爲之祟也。奸民以收役爲利藪，愚民以收役爲陷阱。每當開報之時，吏書百計擾詐，士民百計躲閃。及其既定而民間賄脫之費已盈百千矣。所定收役，半是愚民供人勒索，破家亾身，半是奸民借端科歛，千頭百緒。凡貪官之染指，衙蠹之需索，所謂一兩數兩，一倍數倍者，無一不經收役之手爲。

今之計欲除漕害，非革收役不可。然收役作弊，非弊源也。弊源維何，則各衙門提差是也。蓋多加餘米，多收使費，非盡關印官之饗餐，亦非盡飽收役之囊橐也。自糧房糧官積書蠹快，詐擾非止一端。外如院司，如糧道，如本道，如知府，如管糧通判，監兌推官，各有經營。漕糧吏書，則各有額規，嘗例未嘗徵糧，先行科送。及至開比，又有聽用舍人承差快手，親丁等項人員，坐提守催。

紛紛不一。以州縣之大小糧米之多寡定嘗例之厚薄。多者五六十兩。少者二三十兩。稍不遂意。魚然橫肆。怒呵詈辱。有司吞聲忍氣。茹痛含悲。冠裳之倫。反伺鼻息。于斯隸政體士氣。於斯掃地矣。有一處衙門。則有幾番差遣。則有幾百家擾害。提差取足於收役。收役取足于細民。雖欲不倍收。不可得也。利歸提差。害歸收役。而名總歸於有司。法不行自上。但責收役之科費。有

司之派餘米。不旣寬乎。况提差一到州縣。止知計筭飯錢。逼索差錢。漕米完欠。全然不問。前差甫去。後差復來。取一空文含糊回報。而催漕之法遂窮矣。剝削旣多。民膏已竭。何力完漕。求完反欠。欲速反遲。職故曰。欲除漕害。必革收役。欲清弊源。必革提差也。議者必曰。旣革收役。漕米何人催徵。職則有官收里催之法。旣革提差。玩抗稽延。何時完兌。職則有分限認完之法。旣已

河防疏 三卷 三十一
自認限期如此。荒逃缺額。里長何能包賠。職則有定。災派米之法。米派矣。限定矣。道路遼遠。文移何能遽達。職則有逐卽馬遞之法。又謂運脚每石百里。正徵三分不足。催運私貼。在所不免。職則有通融本折之法。吏有水次兌軍。加贈折耗。賜斛淋尖。蓋會回籌。晒揚順風等項使用。何能獨累里長。職則有力行漕規之法。法旣備矣。徵糧官斛之法可行也。禁旣嚴矣。各衙門仍差員役。詐害需求。將若之何。則置簿登報之法可行也。行此八法。而收役提差。真可永革。國計民生。兩有利賴矣。

鄭十師評

里催者。里長十年一輪是也。今江。舊行之謂之糧長。分限者。冬三月分期立大小限是也。定災者。先定災傷輕重增減之數是也。馬遞者。逐節飛遞。選撥快馬。連夜遞至。逢縣交換。填註票

上如軍法從事是也。本折者，官率里長徵銀，前往水次地方收買本色，以省遠運之費是也。力行者，印官分投水次，眼同運官交驗是也。較斛者，每里置斛一張，先較定用官押火烙之也。置簿者，州縣官將王司差去員役姓名填註于簿，一月一繳，若勒索銀錢，可憑提究也。治山東漕，即可治天下漕，此疏為經官最善矣。

河防攷經國雄略卷之三終

河防攷經國雄略卷之四

溫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潭陽 丁鍾祥吉有 叅閱

河防攷

川澤

愚嘗讀管子曰：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無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是為川澤云。

上善若水。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老子

水者。天地之包幕。五行之始。萬物之所繇生也。
元命苞

地太柔之氣爲水。水爲雨。雨化物之走。
皇極經世

水自河出爲灘。濟爲澗。汶爲瀾。雒爲波。漢爲潛。淮爲

渚。江爲沱。過爲洵。潁爲沙。汝爲瀆。水決之澤爲汧。決

復入於汜。似大波爲瀾。直波爲涇。江有沱。河有灘。汝

有瀆。潁水。涯水。草交爲湄。濫泉正出。沃泉懸出。汎泉

反出。逆流而上曰汭。洞。順流而下曰汭。游。水本曰源。

源曰泉。正直上出曰濫泉。從上溜下曰下泉。湧出曰

瀆。泉側出曰汎泉。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異出同流

曰漢泉。水注川曰谿。注溪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

注澮曰瀆。爾雅

稻人以淮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

舍水以澮。馮水。周禮

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狀者也。

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流通者也故曰水具材也
夫水淖弱以清而好酒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
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
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
者之器也而水以爲都居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
於金谷集於諸生故曰水神

漢江 汝水附

按尚書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嘗錄曰漢水有兩源此
東源也其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泉曰沔逕葭
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而西源在今三泉縣之
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者
是也水源發於嶓冢爲漾至武都爲漢又東流爲滄
浪之水酈道元曰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
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 禹貢

汝水出魯陽邑之大孟山黃栢谷其水東北流逕大和城西又東流逕其城北左右深植筠栢交蔭

水經

汝水出河南汝寧繇上蔡西平汝陽入淮

廣輿記

梁州乃江漢之原此不志者岷之藝導江也嶓之藝

導漾也上志岷嶓下志沱潛江漢源流於是而見矣

書經註疏

淮泗

許慎曰汶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澠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於河者以澠至於泗也又曰泗受沛水更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沛狀則泗之上源自沛可以通河也

說文

淮水之源出於豫之境至楊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為患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也

禹貢註

淮水出南陽桐栢其源初則湧出復潛流三十里狀

後長驚東北。經大復。從陽義郡北。東過江平春邑。又東過新息邑。至厚鹿南。與汝水合。又東南廬江安豐邑。與漢水合。東北至九江壽春。東與潁水合。壽春北與肥水合。又東至當塗。北與渦水合。東北至下邳。淮陰與泗水合。東至廣陵。淮浦而入海也。山海經
淮水出胎簪山。至桐栢之間始大。禹自桐栢導之。繇是而東。會於泗沂。東至揚州之地。入於海。而淮水於是乎終矣。

沂水出艾山西南而入於泗。泗水出陪尾東南而入於淮。淮源發於豫。會泗沂於徐。入海於揚。禹貢疏

河防攷

四卷

五

魏

濟水出艾山西南而大飲四四水出朔是東南而人

濟河

濟河北流兗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碣石之地流入於海河益從而南自是濟河之間始相去不遠云

兗州之域東南為濟西北距河濟河見導水蘇氏曰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兗州之境東南跨濟非止於濟也禹貢注疏

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瓠子又決魏之館陶遂分為屯

河防攷

四卷

濟河

六

見土

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
 中又決清河靈鳴犢口則河分流入於博川屯河始
 壅塞不通後又決於平原則東入濟入青以達於海
 而下流遂與漯河為一

王炎疏註

濟水出於冀州泰嶽諸山至王屋山而始大在汎地
 初名汎水自汎入河至於濟陰之地故名濟水漯者
 卽濟水泛溢湍漯無涯因名曰漯非漯自漯也二水
 至東北與汶流而入海

圖攷

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

釋名

濟源多伏流至王屋山下始見禹自其見處導之自

汎而下則伏矣

濟水發源為汎屬冀

及其東流為濟濟乃汎之

既伏而見者也一見之後遂西南入于河又伏于地

矣

濟水勁疾故能出入地中入何辨之濟清而河濁也

既入於河復潛行絕河

南溢為滎

屬豫州辨之則濟流而滎渚也

是又一見也既溢之後又

伏於地乃復東出于陶丘北東而又東則至于蒗澤

既至於此則常見而不復伏繇是東北會于汶

汶水出萊

河防

四

卷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漳河

漳水名亦曰衡漳酈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鄴今潞州汝縣是也阜城今定遠軍東光縣是也

尚書註疏

漳水二一出上黨沾縣大崑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是也名曰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是也名曰濁漳

地輿志

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於海唐人亦言

河防

四卷 漳河

九

見上

漳水能獨達於海請以為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
導河自泒水大陸至碣石入於海本道西山下東北
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矜磔音伶則漸遷而東漢初漳
猶入河其後河取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
大任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書經註

恒河

恒水名出嘗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
陽縣西北恒山也東入滏水地輿志
薛氏曰恒水東流入滏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
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於滋
水又東流入於衡水非古逕矣書經註

河方攷 四卷 恒河 見注

河... 卷... 衛河

水名出管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靈壽縣也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地輿志

衛河

衛水名出管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靈壽縣也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

地輿志

河... 卷... 衛河... 十一... 見...

沱潜 四卷

山東出合穀水河。嚴計安軍人長水。此與志

潛水谷出嘗山。帶靈壽縣。東井。今其水在靈壽縣。

潛水

沱潜

沱水名。在成都府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地志云。

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於江。禹貢注疏

潛水名。在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宕渠。即今渠。

州流江縣是也。酈道元謂宕渠縣有大穴。潛水入焉。

通置山下。西南潛出。南入於江。地志

可方收 四卷 沱潜 見七

所濟之限也

爾雅

水自所出為澗。齊出為汶。宋之汶。澗。其音二水。

水也

禹貢疏

此水出於嶽。山志云。即水出於嶽。其水噴出。

此水

澗淄

澗水名。出瑯琊郡箕縣。今密州莒縣東北澗山是也。

北至都昌入海。都昌者。今澗州昌邑也。

地志

淄水名。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淄州淄川縣東南

七十里原山也。東至博昌縣入濟。今青州壽光縣是

也。地志

林氏曰。河濟下流。充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

揚受之。青雖近海。狀不當衆流之衝。但澗淄二水。順

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禹貢

禹貢

禹貢

禹貢

禹貢

禹貢

禹貢

汶水

汶水名。曰汶。上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在今鄆州中都縣也。蓋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

入濟。禹貢註

汶水

沂水
 沂水名出泰山郡盖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是也南
 至於下邳西南而入於泗地志
 魯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
 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曰沂水一出太公武王之冠
 石山亦謂之沂水禹貢註

沂水

沂水名出泰山郡盖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是也南
 至於下邳西南而入於泗地志
 魯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
 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曰沂水一出太公武王之冠
 石山亦謂之沂水禹貢註

河陽

四卷

二十

舊志

伊雒

伊水名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雒陽縣南北入

於雒 山海經

伊水出弘農盧氏之熊耳者非是 地志

雒水名出弘農郡上雒縣冢領山即今商州雒南縣

冢領山是也至河南鞏縣入河 禹貢注疏

丁方

四卷 伊雒

十一

見上

漚澗

漚水名出河南郡穀城縣替亭北卽今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寔漚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雒地志

澗水名出弘農郡新安縣東南入於雒卽今河南府澗池縣東二十三里有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是澗水所出至新安入雒地志

河防攷 四卷 九 舊

山欽縣水出山至漢安人縣

出山縣東二十三里在滎陽對武出山東出武山

滎水出武山其水滎陽東自入武山縣今武山

滎人縣

滎西水在武山縣其山山安縣水出山至武山

武山縣出武山縣其水滎陽東自入武山縣今武山

武山

滎波

滎水名濟水自今孟州温縣入河潛行絕河南溢為

滎在今鄭州滎澤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按今濟水但

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

口石門也鄭康成有云滎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

其處為滎澤酈道元曰禹塞淫水於滎陽下引河東

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滎

水故瀆東注浚儀曰浚儀渠禹貢注疏

河防攷 四卷 九 舊

黑水出隴州嶺南至嶽巖三武山南流入
黑水出嶽巖嶺南實隴谷關山

嶽巖志

黑水

汭漆沮澧

汭水出芮扶風岍縣弦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
今隴州汭源縣弦蒲藪有汭水焉禹貢疏

漆水名出自日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

沮水寰宇記

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
又寰宇記云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呼
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為沮水至耀州華原

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

夏書註

澧水志作鄠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今永興軍鄠縣山

也東至咸陽縣入渭按渭水自鳥鼠而來澧水南注

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

禹貢疏

弱水

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
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地志云弱水
在張掖郡刪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
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

渭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岍頭山也

涇渭

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岍頭山也
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今永興軍高陵縣也地志
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西
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
縣也禹貢疏

可方文
日卷 涇渭
三四
卷七

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

夏書註

彭蠡

彭蠡巨川名古今記載皆謂今之鄱陽然其澤在今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數州之流非自漢入而為滙者又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于鄱陽又橫截而北流

為北江且鄱陽合數州之流豬而為澤泛溢壅遏初無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過月高勢亦不復空江漢之來入矣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鄱陽之清漲也

夏書註

鄱陽湖

鄱陽湖一名彭蠡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饒州南康豫州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者

河防攷
是也。地志

三湖

按淮揚之間地數百里中有邵伯高郵寶應三湖爲運道之所必繇乃邵伯故亡患也高郵雖險而越河一開遂爲安流漕甚利賴之矣獨寶應更險洪濤巨浪滔滔湯湯幾與溟渤等近又循老堤築長堤爲河引水注之輓舟其中蓋河成而昔之險亦平矣然定師高郵之成事而爲之也孰非瓊山先生之言有以

預啟其曠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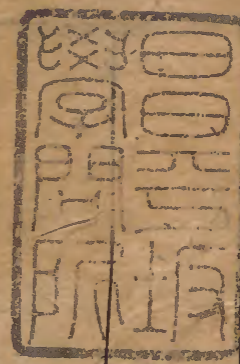
太湖

太湖一名震澤在吳縣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府吳縣是也。地志

太湖卽五湖書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周職方氏謂之揚州藪亦曰具區漫曰五湖。國語帝昭註

河防攷經國雄略卷之四終

河防攷經國雄略卷之四終



國五十五卷今藏國書院吳興

附錄其初世

